

中流

第二册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中 流

第二册

上海書店出版社

編主文烈黎

中流

期一第 · 卷二第

新哲學世界觀

陳唯
實著
初版出書
每冊特價
三角五分

現在大多曉得新哲學是最重要的學問。它是科學的人生觀、社會觀、宇宙觀。本書係以通俗化、具體化、批判化的寫法，討論關於新哲學的各項問題。批判那些錯誤的理論，發揚正確的真理，使一般讀者對於新哲學有了相當的認識、理解，確信了新哲學是最有意義價值的學說。

▲▲▲全書目錄▲▲▲

- 第一講：古代哲學世界觀。
- 第二講：哲學復興的世界觀。
- 第三講：近代哲學世界觀。
- 第四講：機械論的世界觀批判。
- 第五講：現代哲學世界觀（一）。
- 第六講：現代哲學世界觀（二）。
- 第七講：新哲學的科學世界觀。
- 第八講：現階段的戰鬥世界觀。

總之，本書最主要就是闡明對於我們有密切關係的思想和實踐問題，為研究哲學或社會科學者以及一般人所應讀之書。全書十萬餘言，優待特價一月，購者從速。

通俗辯證法講話

三版 每冊六角
特價七折

辯證法，是科學方法論。同時也是客觀真理。但多覺得關於這類理論，太於艱澀難懂，故欲求得正確的、整個的理解就不易，至於那些初學者更是無從入門。著者有感於此，故本書有幾個特徵：（一）文字通俗化、容易看懂。（二）內容具體化，容易理解。（三）注重應用法，使人曉得如何應用。它之能於四個多月就銷三版，其為讀者需要可知。全書共有十萬餘言，是有系統的辯證法專書，不只為大衆讀物，也為研究學術者的參攷書。

上海四馬路
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總經售

本刊 第二卷 第一期 特大號開始 繼續特價預定

本刊自創刊以還、業經半年，第一卷之十二期，已告終了。零售方面，因去冬起，紙價陡漲，已逾五元以上，較之過去，增高三分之二。本刊資金來源，完全恃書價售入以資挹注，故不得不酌量增加，幸蒙讀者諒解，銷數反日見增加。現因第二卷開始，重訂售價及預定價目，爲優待半年來愛護本刊之讀者，在實行加價以前，得到比較便宜之機會，特規定自第二卷第一期特大號起，至四月底爲止，無論預定半年（一卷十二期）或全年（兩卷廿四期）一份或數份者，概得照下列特價辦理之；

零售	每期	全年	
		本埠	外埠
		本埠一角二分	外埠一角三分
特價	半年	全年	
		本埠	外埠
		本埠自取一元二角	外埠連郵一元三角
特價	全年	全年	
		本埠	外埠
		本埠自取二元三角	外埠連郵二元五角

（每卷首及臨時特大號售價另加）

（特大號及臨時專號概不另行加價）

注意：

- 一：上列優待辦法，至四月底本外埠一律截止，邊遠省區展期半月以郵戳日期爲憑。
- 二：上列優待辦法，以直接向上海雜誌公司代定部訂閱者爲限。



中流

第二卷 第一期

民國廿六年三月廿日出版

春望（詩）

蟄寧（一）

番道生（創作）

蔣牧良（三）

母親的煩惱（速寫）

田風（二）

寂寞的伴侶（散文）

臧克家（二五）

通州一瞥（通訊）

西村（六）

被撞破了的臉孔（創作）

端木蕻良（三）

兒童飛車團（詩）

黃尚恭（二九）

松花江（報告）

蕭聲（三〇）

白（散文）

劉白羽（三一）

聖誕節（生活紀錄）

陳毅（三二）





馬尾要塞（詩）……………原江（二）

關於病（散文）……………蘆焚（三）

歸來（速寫）……………辛勞（四）

錫是如何鍊成的（報告）……………李喬（五）

珍貴的紀念（散文）……………白朗（六）

沒有船票的搭客（創作）……………王西彥（六）

江灣道上（詩）……………原江（七）

提起時代（雜文）……………唐弢（七）

魯迅先生敬慕的藤野先生（史料）……………李微（三）

〔附錄〕謹憶周樹人君……………藤野巖九郎（七）

善忘的人（獨幕劇）……………宋之的（七）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杜甫，春望

鰲寧

忽然想起了家鄉

嫩綠的麥田映在我的眼上

從邊塞的風砂中我遠望

想她該穿起初春的衣裳

荊運河①的淺水

蕩漾着遠遊人的心房

那風帆的灰影

掠過傍晚太陽的餘光

從船尾煙囪的白霧中

嗅到秋天蘋果的幽香

堤壩上的寒柳

吹來了呀呀的櫓響

①荊運河自遷安經薊縣，自蘆台入海，是我故鄉裏最被寵愛的一條河。

看花生的「窩鋪」①睡在曠野裏

濕地皮上敷了一層白霜

於是半晚就會有紅紅的火簇

那一羣是看田人夜炊的地方

楊樹長出黑綠的葉子

種田人播散着高粱

墓地裏飄着雪白的「掛錢」②

年青的寡婦們哭訴着過去的梦想

五月的風吹黃了麥浪

大餅和生蔥咬在長工的牙上

①在秋末落花生將收穫的時節，田裏就點綴了用禾桿搭成的房子，

預備着田人住，名叫「窩鋪」

②掛錢是壓在坟頂上的一種紙錢，清明節遍地皆是。

跳在河裏洗一個午後的澡
水淋淋的身上流下黑泥漿

鞭子打熱了中午的太陽

塵埃中「轅驢子」●搖着鈴鐺

把鋤刀放得那麼樣的響●

女孩子手指上飄起鳳仙花的芬芳●

「賣的好行市啊

多少錢一斗老鄉？」

他笑嘻嘻地不說話

却把一支「大嬰孩」●挂上腮旁

鮮紅的紙照耀着破舊門窗

寫着「壽同山岳永·福共海天長」

從「集」●上他們買來了節日的歡娛

●在車轅中任重的總是驢子，叫「轅驢子」。

●麥子用鋤刀切下穗子來。

●女孩子喜歡用鳳仙花（指甲草）塗紅了手指。

●一種賤值的香烟。

●定期的市。

「燒鍋●可惡！『白干儿』漲到『吊多一兩』」

翠色的松柏枝被綁上了高竿●

紅臘燭給他們以溫煦的氣象

感謝債主子沒有把飯鍋拔走●

骰子的紅點就一直跳到天亮

朋友你該知道我們說的是那一個地方

不是麼在那裏如今捲來了無恥的瘋狂●

「二十九軍還管我們嗎？」●

我怕透了那呆癡的熱望

也許他們會拿起自己的刀槍

重新顯耀祖宗的歷史和封疆

滾開吧你「罪惡的黑手」

故鄉將穿起春的衣裳

●造酒的地方叫「燒鍋」。

●除夕把一種點着紅燭的燈懸在縛着松柏枝的高竿上。

●討債無着，就有權拔走債務人的鍋，叫他不能燒飯。

●漢奸統治着一切。

●回家時一個鄉下人問我的話。



番道生

蔣牧良

番道生真糟糕！村裏什麼事情有他這份兒的？祭祖麼，沒有他。說話呢，沒有他。就是正月初一到番家祠堂去「團拜」，也沒有他。

「我們姓番的不知葬壞了哪一塚墳！」番五爺領着族人集大先生他們在宗祠裏那些祖宗牌位底下插了金花，喝了屠蘇酒，臉子紅紅的靠到太師椅上，把頭上那頂棉緞帽子摘下來揮揮灰，又戴上去說：「出了這麼個不三不四的傢伙——摸手摸腳，無所不來……准他一道兒進祠堂裏來別讓祖宗見了生氣！」

可是番道生一聽人告訴他這些話，就板着那張黑不溜秋的國字臉，披一下嘴唇，對地下重重地吐口唾沫說：

「呸！見他媽媽的老鬼！大年初一就找上了老子——他這麼放不過老子，是不是我道生前世踩了他的尾巴？」

歇歇。他又：

「哼，擺什麼臭族長架子！鳥毛灰……誰不知道？『世界無靈鬼，都是幾個錢作祟。』我道生要不少錢也不少米的——你看戶長有我的，經理也有我的了……不三不四？誰有錢，誰不會裝正教牌子，要他說！」

從這一年起，村子裏的人見了道生就像見了放屁虫，不敢撩他，老想掩着鼻子。道生也覺得自己和別人，各有各的世界，就祇有和城裏來的朋友樓星庚他們去打在一夥喝酒，賭錢。

番五爺從煙榻上踱到村子外面來，一件鉄青色灰鼠皮袍子，攔腰縛條絲帶，讓大排襟披在下巴底下。太陽跌到了西邊山上，鴿子在藍天底下飛來飛去，他就一個人哼唧起來——想找幾個軟性字來湊那麼一首「卽景」詩。

突的，番道生提着那塊賭天九贏來的豬肉挺直着腰子從籬笆邊上衝到了他跟前。這個想趕急把臉子掉個方向，可是來不及了，他的兩個嘴角朝底下那麼一灣，裝做在看遠處的雲彩，讓別人插身過去。

番道生可也是個見了狐狸知尾巴的脚色，把手裏這塊豬肉對家裏的砧板上一擱，就想咒娘。一轉身，見番五爺家裏的丫頭——丹鳳，正站在自己那隻歪頭孔腦的爛柳木床邊上和老婆咕裏咕嚕的，就立刻變了主意向她蹺蹺下巴說：

「丹鳳，你真想精忠報國做一輩子的丫頭？要小心老傢伙想你的心事……告訴你：偷得着的時候，儘管偷點兒，我女人給你藏着，等到明兒有了盤川，跑進城去跟一個結結實實的小夥子過活，不快活麼？」

「缺德鬼！」丹鳳紅紅臉子，裝個俏勁兒罵：「等着罷，明兒你
不掉牙齒，鬼相信！」

番道生伏在窗戶底下那油膩膩的水缸蓋上吃着肥肉喝着酒，黑臉醉成了猪肝色。他女人坐在對面的斷腿板凳上餵她兒子細毛的飯，一件補釘巴補釘的老藍布棉襖，領子上黏起一層黑油。她鑽着眉毛夾一點精肉塞到小的嘴裏，抽口冷氣說：

「一個人這麼沒有計算，我也才見……三十來歲的人了，沒有一行吃飯本領向先，還是這麼今朝有酒今朝醉，孩子就跟着——頓飽一頓餓的——明兒看怎麼下台！」

「有了肥肉還塞不住你這張屁嘴？」番道生的眼睛一圓，頸子就跟着伸得長了些。「怎麼下台？——祇怪你娘當時瞎了眼。」
筷子一摔碗一板，他就打床橫頭那隻陳古百年的爛櫃子裏找出幾顆水銀骰子。對腰裏一塞，向外面走去。剛到門邊，又轉身來看着細毛嚷：

「小兔崽子，你要做個飽死鬼，別的明兒見了別人家裏吃肉，又嘔嘴嘔舌的來成饒癆相。」

訕的一下，那張門給帶緊了。接着，一陣帶着酒意，充滿了浮放的歌聲向村外的大路上響去：

「賭寶孩子是條龍，

一時富貴，

一時窮，

……」

這嘎嘎的歌聲熔在黃昏的空氣裏，隔着一堵磚牆，就像深山裏一隻失羣的獐子叫。女的睜圓着那雙大眼睛看了灰褐色的紙窗上發一會呆，眼圈兒漸漸地潮潤起來。直到陽光全變成了暗霧，她那張瓜子臉上的眼鼻也看不很清楚了，才擰一把鼻涕塗到凳腿上。

春天到了：原野給東風鋪上一層新綠，洋雀在喊着「換工插秧」，小夥子們的口袋輪癢了，扔掉寶盆，從那些柴房裏草堆邊上溜出來，鑽到牆上，使他們的牛，翻他們的糞去了。

一到這樣的季節，道生嫂她們娘兒倆可要命！男的又是這麼個老方法，撈不着錢，就不管家裏人的死活，十天半月不回家，拖着一雙爛鞋板東村溜到西村，西村溜到東村的悶慌了，就賴到酒店子裏去灌黃湯。

別人拍着他的肩膀開玩笑：

「番道生，再不回去，家裏的路都會生疎了！」

他把雙酒精浸紅的眼珠子一翻，捋捋衣袖，端起酒杯來「咕咕」一下，說：

「回去幹麼？一到春天，就是我道生的荒年……」老相不怕腰裏光，祇怕賭鬼散道場。『有什麼辦法！』

他冷冷地放下手裏的酒杯，用個中指蘸了點兒酒在桌子上劃呀劃的。一刻，又感慨似的說：

「管他娘，反正這年頭，都是『酒飯的朋友，鹽米的夫妻。』光着一雙手，就默在外面的好——省得去和娘兒們淘氣巴巴的。」

他的朋友樓星庚可憂鬱起來：一手摸着前額，懶懶的靠在桌子邊上，臉子朝着店門外面陰溝裏的滿溝髒水。楞了好半天才說：

「唔！這個鬼春天！這個鬼春天過得真……這樣下去，我看……我看……」

這個抬抬腦袋，桌子上劃着的中指停住了。他橫了他朋友一眼，嘴角上兩條冷冰冰的笑紋閃了一下，說：

「哼，你這樣傢伙也要當光棍——配……我可一輩子沒見過幾個光棍餓死在路邊上的。」

那個沒有理他，老看着陰溝裏的髒水出神。番道生從褲腰上掏出一袋潮煙裝到鴉巴子煙袋上，「呼嚕呼嚕」的抽着。等到第三個煙核吹到了地板上，又自言自語的說：

「真的除了天九骰子就是死路一條……我姓番的可不這

麼想……活，總得活下去的。」

不錯，番道生活下來了；他活得比從前更好哩。沒到插秧的時候，道生嫂身上換了件半新不舊的二一自由呢夾襖，細毛也穿

起沒檔夾褲來。可是誰也沒見他在什麼地方做「青蛇吐舌」

「寮裏捉豬」——那套老把戲。一些打情罵俏的女人家裏和酒店裏，也很少他這張黑不溜秋的脸子出現。祇有道生嫂成天一手

牽着細毛，一手提個大酒筒，把牠向酒店裏的頭櫃上一頓——「噹！來三斤洋河！」

店夥忙着在打點那些先來的主顧。她就板板臉皮，挺着腰子說：

「這生意你們到底做不做？脚桿站直了還不見有人冒酒，又不是沒錢給！」

店夥橫着眼睛送走她那去遠了的背影，還聽得她在一路嚙嚙着。

一個蝦蟆叫得很兇的晚上，番五爺屋子裏那座台鐘敲過了兩點。三步水牙床中間一盞銀座子煙燈，給姨太太用小剪刀剪了

又剪一條淡黃黃的火苗，香葱似的直衝到玻璃罩外面兩三分高。

番五爺躺在煙燈右邊，豆油光照着他那張生氣的臉子，左額角上兩條青筋蚯蚓似的突到了眉毛尖邊上。對面集大先生搓着煙泡，鐵籤上那顆老鼠屎似的黑東西，在頭上來回地滾着，眼睛却

聽到番五爺剛才交給他那張要驅逐番道生出境的草稿上。

姨太太把靠在火桶橫頭的半個身子歪向她老爺大腿上，摸摸他的手說：

「何苦氣成這個樣？——連手都冷了哪……你叫大先生驅逐他，大先生已經說過『照辦』，他做小偷，還拐着我家的丹鳳跑，我們把他……」

「多嘴！女人家知道什麼！」她老爺煩燥地打斷她的話。「我還怕驅逐一個番道生的罪名不夠？我是看丹鳳這丫頭遭場了，還有拐人犯跑到了城裏去，逍遙法外，沒給他一口水喝，⑤還成個什麼家法呢！」

「我看這問題停停說罷！」集大先生關心地笑着說，一面把煙泡裝到煙斗上。「我來嗦這口煙，看五叔聽不聽出嗦的是隻什麼調子。」

嘶嘶的聲音響起來了：高低和快慢，彷彿真在按着個什麼拍子。姨太太可氣也不敢出大的，怕攪擾了他們的音律。集大先生從口裏抽出煙槍，滿滿地嘔了口茶，問：

「是什麼？」

番五爺頓了一頓：

「這有什麼聽不出的？東坡的水閣吟。」

「唔，聽倒聽出來了。」他笑着從碟子裏拈起一塊花生糕到

嘴裏，夾吃帶嚼的，話句就多出許多鼻音。「是水閣吟，不過要沒有『我欲行風飛去，（花生糕在舌頭上打了個滾，他把「乘風」唸成了「行風」）祇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這兩句，你可聽不出來。」

這位叔父可不像平時那麼閒情逸致，沒和他儘說什麼調呀曲的。他默默地抽了幾口煙，等到集大先生走的時候，招呼着他說：「那些驅逐的紙頭，明天一定得貼出去！還有道生嫂身上一件自由呢夾襖和小的那條沒檔夾褲，既已證明是道生這東西從李家村偷來的贓物，就得剝下來交還李家。要不然，別人會罵到我這個當族長的身上的。可知道？」

不知甚麼人百多里路跑到城裏去做了耳報神——道生嫂帶着孩子給攆回娘家去，門上釘了那麼個木板子十字叉；番道生都知道了。他捏着集大先生貼的那些紙頭，一張在手裏，眼睛就圓突得小玻璃球一樣的說：

「我知道，我知道，這是那老鴉片煙鬼子幹的！這是……等到老子明兒混得有了人手，要不扎隻七寸子到他胸脯上，我道生可算不了好漢。」

他把那張紙頭「嘶」的一下撕得稀爛，扔到地板上還結結實實踹了兩腳，才一屁股頓到背後那條矮板凳上。

番道生回不了家鄉，他就率性獸到他的朋友——丹鳳那個

餅頭樓星庚家裏。他成天溜到街上去找那些同道，見了三山五嶽的朋友就稱哥叫弟的。一到晚上，不是在外面幹他那老勾當，就是把人帶到家裏來，馬將骰子的鬧到天亮。

可是他彷彿還忘不了番五爺。到了桂花飄散的秋天晚上，樓星庚那屋裏滿了男男女女的賭友。番道生的全精力也似乎集中到了賭錢上。他把那對溜光的乾隆錢在桌子上磨磨，三個指頭把牠們一彈，桌子上就「呼呼」的响了起來。他跟着叫了一聲「看」，右手的碗向錢上覆去，做個「寮裏捉豬」。站在樓星庚屁股背後的一個行家朋友叫：

「姓番的。我跟你莊贏二百！」

他一手撇着賭碗，翻起眼睛看一下別人：

「多早晚就告訴你們去了，以後叫我采道生……老子姓什麼？番？跨裏沒有田。像番老五他們那些狐羣狗黨才姓番哩——都有千把担穀田一家。」

他從到城裏來以後，更不歡喜番五爺，也不歡喜鄉下那些殷實戶。尤其是穿鉄青色灰鼠皮袍子的，他認為都是番老五他們那一路的貨色——沒個好種。

南鄉的陳大戶進城來了，身上穿着灰鼠皮袍子。番道生閒得籠着一隻手，站在南正街的電綫柱子邊上烤太陽。一見他進了如歸旅館，撇開兩腿就向家裏跑。他隔那草房子邊上還有幾丈遠就

喘聲喘氣的嚷：

「唬唬……樓星庚！樓星庚！好……好生意來了！陳大戶這傢伙剛才來了的，我們大家來弄他幾個吃飯錢。」

樓星庚他們四五個愁眉苦臉的在談着想做扒手，街上的警察太兇的話，一見他滿頭是汗的跳了攏來，還沒來得及答話，他又搶着說：

「怎麼不高興？見了這樣的財豬不敲他幾個，還到哪裏去找飯吃！」

晚上，他們把丹鳳塗了粉，擦了胭脂，扮得小妖精似的，弄進了如歸旅館去。不到十天，陳大戶連輸帶請捉奸人的客，總共化了一千幾，差不離那件灰鼠皮袍子都給樓星庚剝下來了。

「好呀好呀！他們這些作孽錢要不多敲幾個出來，我們這夥窮人的嘴巴真會給餓臭了，」番道生喝得滿臉通紅，攤腳攤手的橫躺在丹鳳的床上裂開嘴來笑。

本錢多起來了，賭場和衙門一樣敞開了八字門。番道生在這城裏現在成了個「當方土地」，一些跑碼頭的颜色和南來北去的窮光蛋，他總得招待招待，賭場上的彩頭不夠，他會去當當賣賣來湊足別人的盤費。祇有四鄉的殷實戶可遭了大殃，不是自己瞞着老婆賣了租穀進城裏去撈本，就是兒子把學費輸光了。

這些殷實戶和哥兒們一到口袋癢了的時候，老碰着一張黑

不溜秋的脸子向他們橫着眼睛：

「膿包，滾！回家吃你們的租穀飯去，老子這裏沒有你站的。」

太陽和月亮不斷地東昇西落着，一枯一榮的野草送走了番道生的歲月，他那張黑不溜秋的脸上那些鬍子漸漸兒的多起來了，賭場裏抽的彩頭也漸漸兒的多起來了。

現在他隨便什麼事情都要比從前好多着，尤其是對從鄉下跑來的賭友客氣了些。南鄉的陳大戶賣了地，揣一大捲鈔票來到賭桌邊上，番道生見了，立刻伸起戴着金戒指的右手，在樓星庚橫在賭桌上的膀子旁邊扒扒。

「兩邊擠擠！兩邊擠擠！來的都是好朋友，要顧大家顧。」

寶盒裏的骰子搖起了。番道生把牠攔到長桌子中間，在罩着的杯子底上拍拍，又轉了一轉，就從身上這件不到兩尺長的小黑背心口袋裏掏出兩枝香烟，先塞一枝到自己嘴裏，就把第二枝給了陳大戶。

「下局的走起！」他叫了一聲，用中指和食指夾着烟捲頭敲了一敲，眼睛瞟到了橫頭那些罔呀叉的寶單上，「開了開了！」

「跟着，他亮着眼睛清了清全盤的數，又把些么四和么二的大頭統統減輕了，按了「出門」上那局大籌向陳大戶笑着說：

「您老這局三四改贏『白虎』脚，好不好？」

「那就改二四罷！『白虎』大頭！」

「要不要打個救局？」

他搖一下頭。

突的，番道生把罩着的杯子一掀，亮着嗓子吼了一聲：「歸身！」可是擺在寶盒中間的，是兩顆人牌兩顆么——「白虎。」

樓星庚楞了一下，可是他馬上又意識到什麼，伸手在莊家跟前抓了大把鈔票和籌碼去賠那些贏局，番道生可像沒有這回事一樣，烟頭子上的烟灰也不見牠掉一點。

他又搖起了中間的寶盒，捧着兩顆微笑地看看陳大戶。

「您老剛才這局，要不是我這一說可輸掉了！」

這一晚番道生的手風很痞，陳大戶贏了百多塊，他還很客氣的送了他出去說了幾聲「再會。」

番道生回到自己屋子裏，每天晚上桌子上擺的那個彩筒，今晚沒見送來。他拉開嘎嚨子叫：

「樓星庚！樓星庚！彩筒呢？」

沒人答應。他奇怪起來，把披散的深藍色綿霞緞皮袍子用腰帶一繫，向丹鳳屋子裏走來。剛到窗戶底下，屋子裏有人唧唧啾啾的。他停步把一隻眼睛貼到窗上的破處：丹鳳坐在床邊上，一面拍着床上睡覺的第二個孩子，一面瞅了對面凳子上撇着嘴巴的丈夫說：

「我看這事情你得想想，賭場一拆夥，不單是我們活不下去，

還有這許多吃賂飯的也都是死路一條。我想番道生不是這樣人——瞞着把錢存到別處……這些個年頭的朋友了，還欺我們？」

「你知道個鳥！」她丈夫的臉子向窗戶這邊一歪，外面站的就輕輕地退了一步。「我可老早看出他和如歸旅館的老板有些尷尬來——他們好到那麼樣……每天晚上的彩筒都由他清數，這許多五塊十塊一張的鈔票，他不好掉花槍。」

女的閉了會兒嘴，拍着孩子的手停住了，她掠掠鬢邊的頭髮，又說：

「你們到底查出他有多少存在如歸旅館？」

「多少？五千幾有人說。」他喊。「不過確實數目現在還沒有撈到實證兒。」

屋子裏的聲音中斷了，站在窗戶外面的那個，比那年接着番五爺驅逐他的紙頭還要吃驚。不過眼睛沒有睜得那麼大。他小心地張開嘴巴來喘氣，怕一個不留神，給裏面的人聽見了，這事情可更糟！

樓星庚把身子靠到後面的板壁上，鼻孔一掀，又說：

「哼，怪道這兩三年來，見了有錢的財豬就這麼殷勤，還叫人讓坐哩……」

「他不是告訴過你麼？」丹鳳打斷他的話。「他說：『要想畜牲錢，得與畜牲限。』這殷勤都是假的，不過招他們來賭錢罷了！」

「你是蠢豬！別人的話這樣相信！」他生氣地喊。「這不過是騙鬼！他剛進城的時候怎樣對付那些財豬，你忘記了？那時候的生意很好！現在呢，他拍那些人的馬屁，生意可差多了。幾個光蛋來遞遞「手稟」，又成天嚷着開銷大！開銷大！」

丹鳳像楞住了，一會，又合着眼皮點點頭說：

「唔，這也有理！怪道上月裏他聽說番五死了，就說現在要回家看孩子去了。原來……」

「不要咕嚕了！」樓星庚跳起來站着解鈕子。「睜睜睜！反正好歹都在這幾天，要扎刀子，就扎刀子，他也老早說不再和我們過了。他想回家去做富翁，可不要慣壞了他的口胃，倒是送他回老家去是可以的。」

樓星庚左邊的那張門，「呀」的一下敞開了，番道生知道他是出來洒尿，墊着脚尖，耗子似的溜回了自己的屋子裏。

太陽像面擦亮的鏡子，照着街上這些穿來穿去的人，在水浪子似的動盪着。番道生回家的行李絡好了，轎子也叫到了如歸旅館的大門口。他頭上戴着一頂天青緞子風帽，手裏提着那麼個鍍電爐走進了賬房裏去，向着那老板說：

「好，我走了！朋友！」他顫動着白光的嘴唇說。「祇有我們這場朋友才沒有別交像樓星庚他們那些傢伙，老婆孩子都給他弄得好好的，他還在半路裏扔朋友哩！你看！」

如歸旅館的老板嘴裏閃着那幾個金牙齒，又拍拍他肩膀說：「本來是賭場裏就是要拆夥，也不是這麼個拆法，樓星庚這一次也太那個了些！不過話又說回頭來，你現在也不在乎這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多早晚就這樣說的，還說什麼！」「得！」他一面抓着那個的一隻手向轎子邊上走來。「真的，我要不是自己玩膩了，哼，還怕樓星庚的拳頭有八方麼？」

轎子出了南門，他忽然在肚子裏自己告訴自己說：「唔，混得有了！一碗飯吃，這次回去得好好兒的活下去了，還有，細毛也要讀點書，使他不要像前幾年的老子這樣糊塗才對。」

● 一種假的賭具。
● 賭錢時弄的假手法。
● 淹死。

筆爾和哲安

法國莫泊桑作 黎烈文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七角
上海雜誌公司代售

莫泊桑的著作，我國已經翻譯不少了，但多半是短篇小說。筆爾和哲安（Pierre et Jean）是莫氏有數的長篇著作之一。這是一本極好的心理分析小說，書中敘一青年醫生筆爾因嫉妬心的發展，竟猜出胞弟哲安是母親與父執某私通所孕，情節曲折離奇，而又入情入理。卷首附有莫氏暢論小說的長序，為近代文學史上極有價值的文獻。讀此一書，可以窺莫氏藝術的奧蘊。